



黄平民间文学集

酒歌、叙事歌、游方歌、苦儿歌、山歌

第五集



黄平县文化馆编

84.10.

黄平民间文字集

(酒歌、叙事歌、游方歌、苦儿歌、山歌、谜语)

第 五 集



一九八四年十月

黄平县文化馆编

告 读 者

本期选登的一组苗族酒歌，在我县各苗寨流传甚广。我县苗族的酒歌均为五言体，演唱方式有相互问答和一人唱到底两种。为体现出歌谣的原貌与精华，我们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对同一首歌，搜集了两个以上的唱本。整理时以情节容内较完整的一首为基础，增添进其它唱本好的部份，并将歌中重复部份和与主题无关的插花部份删去，依照歌手演唱的顺序整理而成。如《跟种》、《哥妹歌》、《金打与妖略》等歌，就是按以上方法整理的。由于水平有限，要使这些歌谣成为阅读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

——编者

目 次

金打与妖略（苗族叙事诗）·····	（ 1 ）
跟种（苗族酒歌）·····	（ 1 3 ）
跟牛（苗族酒歌）·····	（ 3 8 ）
游方古歌（苗族酒歌）·····	（ 4 7 ）
哥妹歌（苗族酒歌）·····	（ 5 4 ）
偷嫁歌（苗族游方歌）·····	（ 6 6 ）
苗族游方歌十九首·····	（ 6 7 ）
苦媳妇（汉族）·····	（ 7 6 ）
苦竹丫（苦儿歌）·····	（ 7 4 ）
巴山豆（苦儿歌）·····	（ 7 5 ）
小白菜（苦儿歌）·····	（ 7 5 ）
苗族儿歌二十一首·····	（ 7 8 ）
喜堂歌（汉族）·····	（ 8 4 ）
民歌一束·····	（ 8 6 ）
谜 语·····	（ 8 2 ）

金打与妖略

(苗族叙事长诗)

古老古代前，
结伴不游方，
男婚和女嫁，
专凭老人讲，
男女一生下，
婚姻就捆上。

等到男女大，
好坏是一家，
管男娶不娶，
管女嫁不嫁，
千年老古规，
父母一句话。

金打和妖略，
他俩同岁生，
金打住东寨，
寨名喊啥谋；
妖略住西寨，
寨名喊舍欧，
两寨隔座坝。

饮水一条沟，
庄稼杂着长，
娃崽同放牛。

金打刚生下，
父母放了话，
腹中订的亲，
好坏也由它。

金打人聪明，
相貌也英俊，
长到十五六，
样样都得行，
寨中漂亮女，
愿与他为邻。

金打刚成人，
父母逼娶亲。
可怜寨中女，
暗中泪盈盈。

金打去相伴，

女方是哑巴，
话儿不会说，
只会打比划。

金打心不悦，
死活不愿娶，
父母骂又打，
金打硬不依，
父母逼恼火，
金打进山去，
溪水洗烦闷，
野果来充饥，
岩洞当房屋，
兽皮刚做衣。

父母急坏啦，
进山找他回，
答应婚事缓，
不准他退亲。

再来说妖略，
姑娘一生下，
婚姻也订成，
长到十五六，
人象一朵花。

妖略喜养蚕，

腰身比蚕软，
皮肤象蚕丝，
脸象蚕茧蛋。

寨中小伙子，
围着她家转，
说些羡慕话，
拿眼朝她看。

妖略父母亲，
把她严看管，
出门有人随，
做活娘做伴。

妖略她夫家，
殷情踏破门，
姑娘刚长成，
夫家催过门。

可怜妖略女，
父母订坏伴，
丈夫是呆子，
走路打捞蹿，
啥事都不懂，
坐着吃闲饭。

妖略见夫傻，

死活不愿嫁。
父母硬逼嫁，
不嫁就打骂。
妖略在娘家，
打死也不嫁。
父母气女儿，
骂些难听话。

妖略心不快，
日子实难挨，
借口摘猪菜，
提篮去野外，
常到坡坳上，
泪流湿襟怀。

一天麻麻亮，
金打去砍柴，
听到有人哭，
声音很悲哀。
金打顺声寻，
来到坡头岩，
看见一女子，
坐岩把头埋。

金打上前问：
阿妹好人材，

有啥伤心事？
在这岩上哭，
哭得山也悲，
哭得哥也哀。

金打来问话，
妖略更伤心，
满怀愁和怨，
变泪流不停。

金打问得紧，
妖略才吐音：
妹的苦和愁，
说也说不清。
我人才生下，
父母订伴侣，
伴侣是呆子，
妹我不愿跟。

父亲天天打，
母亲夜夜逼，
妹我实难熬，
浑身无好皮，
为了躲打骂，
妹才来这里。
不应让哥知，

哥也知道了，
哥你不要笑。

听罢妖略讲，
金打很同情，
想起自身事，
心中好不平。
他对妖略说：
阿妹别伤心，
我同你一样，
也是苦愁命，
我娘生下我，
把我婚姻订，
定给个哑巴，
实在不合心。

父母逼我结，
逼死也不结，
我人不归家，
上山去过夜，
父母也无法，
才让我缓结。

妖略把话说：
以为数我苦，

哪晓还有哥，
我俩同样命，
鼎罐和三脚。

父母订坏伴，
苦妹遇苦哥，
两人坡上遇，
一个一怜个。
他俩岩头坐，
慢慢把话说，
说到日当午，
讲乞太阳落。

金打忙砍柴，
妖略赶摘菜，
妖略看金打，
金打好人材；
金打看妖略，
妖略象花开，
两人做一路，
心里真痛快，
来到大树下，
看见喜鹊窝，
两只花喜鹊，
玩得正快活，

飞上又飞下，
翘尾点脑壳。

金打说了话：
要是你和我，
也是那喜鹊，
想飞咱就飞，
想歇咱就歇，
寻食一道出，
归窝一路回。
如果象那样，
死去也值得！

妖略把话讲：
喜鹊有翅膀，
它们能飞翔，
可惜我们人，
只能在地上，
人要有翅膀，
也象喜鹊样，
游方结成伴，
自由百世芳！

妖略和金打，
来到半山腰，
惊飞只斑鸠，

头顶咕咕叫，
撵也撵不去。
吓也吓不跑，
金打他知道，
忙去竹丛找，
另一只斑鸠，
正在把蛋抱。

斑鸠头顶飞，
金打又说话：
你看这斑鸠，
它们是一对，
撵也撵不走，
吓也吓不飞。

如果你和我，
也象这斑鸠，
你歇我不离，
我歇你不走，
死活做一路，
遇祸也不丢，
我俩真这样，
还有哪样愁？！

金打说完话，
妖略喜又怕，

妖略这样说：
我说金打哥，
天下的事情，
哪由我们说，
别人得好伴，
你我孤单单，
要也没人要，
摆也摆不脱，
咱们命不好，
被愁苦折磨，
要是你和我，
上山来做活，
天天都碰见，
哥砍哥的柴，
妹摘妹的菜，
累了说句话，
闲了唱段歌，
哥你和妹我，
等于象喜鹊。

金打来回话，
妹你好嘴口，
咱俩天天见，
并肩山上走，

哥吐哥的愁，
妹诉妹的苦，
把愁苦诉完，
甩它进山沟，
我俩忘记苦，
等于象斑鸠！

两人表心意，
不怕父母逼，
不怕订坏伴，
只要两心齐，
共同顶父母，
顶它锅朝天，
顶它碗朝地，
学喜鹊游方，
象斑鸠结伴，
做对好伴侣。

金打和妖略，
两人心喜欢，
金打哄父母，
妖略瞒娘亲，
谈了三天话，
做了三天伴。

金打装砍柴，
妖略假摘菜，
天天坡上会，
谈情又说爱。

金打心喜欢，
砍回六挑柴；
妖略心高兴，
摘回六篮菜，
两家老人见，
暗自喜心怀。

金打家父母，
见儿眉舒展，
劝他娶哑巴，
金打不吭声，
照样砍柴回。
妖略家父母，
见女脸红润，
劝女嫁呆子，
妖略不说话，
照样摘菜归。

妖略家父母，
心中犯凝云：
怕妖略在外，

跑野女儿心。
关妖略在家，
不准她出门，

妖略关在家，
好象掉了魂，
纺丝丝也断，
织绸机也停，
夜晚窗前坐，
流泪望星星。

金打出山转，
不见妖略面，
柴也无心砍，
晚上也失眠。

金打趁黑夜，
来到西边寨，
木叶口中含，
悠悠吐心怀。

木叶悠悠传，
飞进妖略家，
妖略心里明，
妖略想办法，
绸缎做绳梯，

偷偷把楼下，
穿过巫貶土，
去会金打他。

妖略偷下楼，
去会金打他，
谈了一夜整，
月落才回家，
白天没精神，
只把瞌睡打，
父母骂她懒，
说她不成话，
逼她织绸缎，
织少就打骂。

妖略挨打骂，
闭口不说话，
心中想金打，
在家咬着牙，
等到夜降临，
才从楼窗下，
找金打哭诉，
月落才归家。
谈了三年整，
游了三年半，

稻谷黄几黄，
树叶换几换。

妖略和金打，
游方山坡上，
踏垮垢劳田，
垢劳常骂娘，
踩坏巫貶苗，
巫貶气心慌。

垢劳和巫貶，
吼叫无人理，
骂娘没人应，
越骂心越气，
决定找证据。

垢劳守田边，
巫貶守土旁，
守了三夜晚，
发现偷情郎。

金打和妖略，
相约大树下，
坐在田坎边，
说些悄悄话。

妖略撈手臂，
伤痕一道道，
金打找草药，
细心给她包。

两个青年人，
时哭时又笑，
你哭我劝慰，
我哭你劝告，
他俩说的话，
两老全听到。

两老心里明，
起了同情心，
一声也不响，
悄悄各回村。

垢劳回东寨，
找金打爹，
巫貶回西村，
找到妖略妈，
叙说儿女事，
询问为的啥？

金打爹气坏，
妖略妈气傻，
两家的老人，
饭都吃不下。

金打回到家，
父母打又骂：
人家的儿女，
勤快又听话，
你这金打哥，
破坏祖宗法，
诱人家姑娘，
实在不成话，
你若娶哑妹，
父母便着罢，
如若再不依，
不准进这家。

金打把话说，
要我娶哑巴，
宁肯不进家，
说完调头走。

妖略回到家，
父母把门把，
手指鼻梁骨，
尽骂难听话：
以为你在家，
谁知你偷下，
白天打瞌睡，
晚上跟金打，
订亲你不依，
家规你不怕，

违了祖上礼，
犯了祖宗法，
丢尽家人脸，
看你说啥话，
今夜嫁呆子，
父母也作罢，
若是敢不依，
从此别进家！

妖略遭这骂，
心横胆也大，
她对父母说：
你们听清啦，
要我嫁呆子，
除非马生角；
除非石开花！
不是金打他，
女儿死不嫁！

她爹抓担干，
要把妖略打，
妖略一横心，
哭着离开家。

金打与妖略，
相会大树下，

四周黑漆漆，
妖略真害怕，
两人抱头哭，
悲声传山崖，
泪水湿肩背，
声音哭沙哑，
两人昏沉沉，
依偎大树下。

月亮突然升，
星星满天明，
山顶大树下，
撒满一地银，
金打和妖略，
醒来见火把，
原来妖略爹，
来把妖略抓，
妖略抱金打，
说出心里话：
阿哥快救我，
我死也不回家！

金打牵妖略，
离开大树下，
借着明月光，
上了翠屏岗。

两人结夫妻，
岩洞当新房，
兽皮当被褥，
野果当食粮，
自由结的伴，
再苦也觉香。

金打捕猎物，
妖略养蚕娘，
两人相亲爱，
山野度时光。

头年开荒地，
二年盖新房，
三年衣食足，
生活象密糖。
夫妻长恩爱，
事事都如意，
生了九个男，
育了七个女。

金打和妖略，
名声传出去，

有人编了歌，
传唱苗寨里。

青年人羡慕，
人人心里想：
要象金打般，
要学妖略样，
反抗老规矩，
结伴要游方。

悔婚人多了，
老人们思量，
为后人幸福，
为青年着想，
以后结伴侣，
干脆兴游方，
学金打妖略，
去那山坡上，
到那大树下，
男女自己讲，
结婚多子女，
也象金打样。

男子胆量大，
定男去别寨，
女的胆量小，
女的在本寨，
等着男的来，
同约寨后坡，
谈情又说爱。

游方结的伴，
家庭很和睦，
子孙多又多，
夫妇都幸福，
游方由此来，
成了好习俗。

此叙事诗流传在黄平谷陇一带苗寨

(苗族)潘秀明、杨垢后

唱述于八四年二、三月

(苗族)龙光玉 翻译

刘必强

整理于八四年七月

跟 种

(苗族酒歌)

跟 种

古老古代时，
天已经开成，
地已经辟成，
人间无五谷，
山野无草木，
人无庄稼种，
到处光秃秃。

咱们说现在，
种子遍满山，
种多用耙扒，
撮箕撮不完。
咱们来跟种，
跟种往古看，
真也去跟种。
假也去跟种，
咱唱跟种歌，
此歌有几段？
咱们来跟种。

此歌有三段：

头段跟种子，
中间修塘坎，
结尾挑种子，
撒种遍荒山。

咱先唱跟种，
种子生何地？
种生老岩沟，
种长冷岩壁，
太阳心肠好，
拿来一把火，
烤热老岩沟，
烤暖冷岩壁，
种才住岩沟，
种才长岩壁。

①
贬影与膀样，
他俩东方来，